雜說上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雜說上
作者：李翺　唐

本作品收錄於《全唐文/卷0637》

日月星辰經乎天，天之文也；山川草木羅乎地，地之文也。志氣言語發乎人，人之文也。誌氣不能塞天地，言語不能根教化，是人之文紕繆也；山崩川涸，草木枯死，是地之文裂絕也；日月暈蝕，星辰錯行，是天之文乖盭也。天文乖盭，無久覆乎上；地文裂絕，無久載乎下；人文紕繆，無久立乎天地之間。故文不可以不慎也。夫毫厘分寸之長，必有中焉；咫尺尋常之長，必有中焉；百千萬裏之長，必有中焉；則天地之大，亦必有中焉。居之中，則長短、大小、高下雖不一，其為中則一也。是以出言居乎中者，聖人之文也；倚乎中者，希聖人之文也；近乎中者，聖人之文也；背而走者，蓋庸人之文也。中古以來至於斯，天下為文，不背中而走者，其希矣。豈徒文背之而已，其視聽識言，又甚於此者矣。凡人皆有耳、目、心、口，耳所以察聲音大小清濁之異也，目所以別采色朱紫白黑之異也，心所以辨是非賢不肖之異也，口所以達耳之聰，導目之明，宣心之智，而敦教化風俗，期所以不忤天地人神也。然而耳不能聽聲，惡得謂之耳歟？目不能辨色，惡得謂之目歟？心不能辨是非好惡，惡得謂之心歟？口不能宣心之智，導目之明，達耳之聰，惡得謂之口歟？四者皆不能於己質形，虛為人爾，其何以自異於犬羊麋鹿乎哉？此皆能已而不自用焉，則是不信己之耳目心口，而信人之耳目心口者也。及其師曠之聰，離婁之明，臧武仲之智，宰我之言，則又不能信之於己，其或悠然先覺者，必謂其狂且愚矣。昔管仲以齊桓霸天下，攘夷狄，華夏免乎被發左衽，崇崇乎功，亦格天下，溢後世，而曾西不忍為管仲也，孟子又不肯為曾西。向使孟子、曾西生於斯世，秉其道終不易，持其道終不變，吾知夫天下之人從而笑之，又從而詬之曰，狂民爾，頑民爾，是其心惡有知哉？曾西、孟子雖被訕謗於天下，亦必固窮不可拔以須後聖爾，其肯畏天下之人而動乎心哉。世俗之鄙陋迫隘也如此，夫何敢複言，安得曾西、孟子而與之昌言哉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